

汪笨湖

妈妈的手

落山风

温泉乡的吉他

吹鼓吹·一吹到草堆

酒之器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宗培

封面设计：王志伟

落 山 风

汪 笨 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86,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4,000册

ISBN 7-5321-0767-1/I·611 定价：2.65元

登记证号：(沪)103

序

赵丽宏

在台湾文坛上，汪笨湖这个名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85年元月，他的第一篇小说《吹鼓吹，一吹到草堆》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小说一发表，便引起广泛的注意，评论家作评，剧作家改电影，读者也交口称赞。虽不能说一鸣惊人，但确实是出手不凡，一上场便以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和面孔使人们记住了他。这以后，他的小说不断地在台湾的报刊上出现，他的小说集《落山风》、《霸》、《长江有爱》、《男子汉大豆腐》、《三字惊》等相继出版，而且一版再版。如《落山风》，出版才两年多，竟已经印到近二十版，读者对他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的评论家称汪笨湖是“文坛怪杰”，是

“台湾小说新人中的异数”，更有人封他为“八十年代黑色悲喜剧大师”。

一个小说家的成功，总有他成功的道理。

开始读汪笨湖的小说时，我有点不习惯，有点吃力。小说中浓郁的台南地方色彩和许多方言、俚语，还有他那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既令我费神，也使我感到新鲜。这种风格，大陆的文坛少见，在我读到的台湾小说中，似乎也找不到相似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纯粹的台湾本土作家。多读几篇他的小说，我便开始逐渐习惯他的风格，并越来越被他小说中的人物所吸引。他小说中写的大多是当代台湾的小人物：学生、尼姑、乡村吹鼓手、农夫、盗墓贼、小摊主、妓女、公司小职员、失业者、退伍老兵……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作家的关注所在。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作家了如指掌，他们在生活泥沼中的挣扎，在欲海情波中的沉浮，被小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物心理状态变化的刻画之细致入微使人惊叹。譬如《落山风》中的青年学生林文祥对性爱的追求，开始只是一种满足生理需要的原始本能的欲望，在他和师姐素碧相识交往的过程中，这种本能的

欲望逐渐发展成刻骨铭心的爱。爱，使他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发自肺腑地向素碧喊出这样的话：“我从小到大，一切都被安排得有条不紊，唯有对你的感情这件事是我唯一能自己决定的大事……不要熄灭我生命中第一次升起的火苗！”当发现自己的感情被玩弄，他便一下子坠入绝望的深渊而难以自拔，最后自杀身亡。对于林文祥这样一个涉世未深、性格脆弱而又喜欢幻想的少年，小说所展现的这条心理发展轨迹是可信的。

一位台湾作家曾对汪笨湖的小说作过如下评论：汪笨湖的小说充满着对于人性的关怀以及对市井小民的一份特有的感情，读起来似乎很容易感受得到：这就是发生在你我周围的故事……小说中描绘的都是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无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与毅力在苦苦找寻失去的“我”，在努力证明“我是谁”。透过汪笨湖的笔，表达出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生命的豁达与奋争——他小说中的人物皆是成功的，至少都曾经辉煌过，这正符合存在主义的观点：懦夫永远可以有机会丢弃怯懦，而英雄也会是不再英雄。这样的评论，我以为并不牵强

附会。

小说的风格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汪笨湖的小说语言非常有个性。这种个性，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中，那些充满了俗语、俚语和民谣的对话，使他的小说弥漫着浓郁的台南乡土气息。就是从小说的题目中，也可以发现他的语言个性，不妨让我为汪笨湖的小说开列出一串题目来：《落山风》、《吹鼓吹，一吹到草堆》、《乌牛大影》、《隔暝茶，真利》、《男子汉大豆腐》、《月娘光光》、《银行龟仔》……这些题目，都出自于汪笨湖所拥有那本特殊的词典，它们只属于汪笨湖而不属于别人。汪笨湖小说对事件和动作的叙述极为简洁凝练，往往是几行的字数极少的短句，便把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举止交代得生动而明了。

且看《落山风》中的叙述片断：“荒山，静庵，平时游客少，偶有农家上山干活；吹落山风后，已无人迹。午后，山寺，人懒，只有风在生气；两条人影，先后离寺，奔入树林……”虚虚实实，动动静静，在他简练短促的叙述中被融化为一体，画在人中，人在画中。

汪笨湖对一些传统的语法似乎有些不恭

敬，遣词造句也时常出新出格，行文中有一些看似不规范的句式，然而读来却也不让人感到拗口别扭，譬如：“乡愁、淡淡自清，读书进入轨道，文祥心情已明晰沉静；而那位女人终日穷忙，烧出可口三餐，如能干主妇出自一辙的细腻，文祥一有空，就眷念她那长年一袭灰白衣裙，长过膝、掩至手腕，找不出情欲的痕迹。”（《落山风》）再譬如：“不久，夜风旋起漫天文旦花瓣，于月色呈现凄美的花雨，文彬忙乱走动伸出双手欲拥有昨晚的失落，而沾满一身素服，霎时他衰老了数十年，发白苍苍，行走蹒跚，泪流忏悔怨，唤不回青春的滥觞。”（《月娘光光》）研究语法的专家或许能从这些文字中挑出不少毛病，但大多数读者恐怕会认同这样的叙述，并且能体会其中的意味和韵味。看来，汪笨湖是想在对传统语法的革新中形成自己富有个性的小说语言。我想，这也是使他的小说不同于其他人的原因之一吧。

汪笨湖写小说敢于独创，在生活道路上也有一股闯劲。他曾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完全可以据此过那种使许多人羡慕的平静而富足的生活。然而他却辞去工作，毅然闯入文学创作

这个新的领域，在台南当起了自由的专业作家。台湾当局对大陆探亲开禁之后，汪笨湖是踏上大陆的第一位台湾作家。虽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但是他对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几次来大陆，他走蜀道，游长江，既探名山大川，亦访荒村小镇，足迹已遍布大半个中国。现在，大陆的文学爱好者也已经熟悉汪笨湖这个名字，他的一些小说在大陆的文学刊物登载，使不少读者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落山风》在《小说界》刊登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落山风》曾在台湾拍成电影，大陆也已经把《落山风》搬上了银幕。同一部小说，先后在海峡两岸拍成电影，这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相信会在海峡两岸的观众中引起共同的兴趣。这也是汪笨湖为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收入这本集子的四个中篇小说和五个短篇小说，是从汪笨湖这几年创作的大量小说中精选出来的，数量虽不多，但我认为已能反映他的创作风格和水准。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将使大陆的文学爱好者对汪笨湖的小说风格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能表现自己的心境、品格、涵养和功力的，只有作品。面对挑

别的大陆读者，我相信汪笨湖是不会怯场的，因为他拥有自信的资金，这资金便是他的小说。

1990年10月18日于四步斋

目 录

序赵丽宏1

落山风1

吹鼓吹，一吹到

草堆36

妈妈的手77

酒之器 116

百合子 148

银行龟仔 154

温泉乡的吉他 161

月娘光光 169

人创造神 179

落 山 风

一夜

来临的季节风

吹得

大地摇晃，

激起

心海幽邃的情欲，

当

狂风

悄悄岑寂了

却

留下

难以磨灭的忏悔。

风啸越过陵线，顺着山脊，往下陡降，吹得
山林向海之方顶礼。

文祥未拉紧夹克，鼓胀似发噤的河豚；他一再捋理额前乱发，又提重行李，歇脚却点不着香烟，气忿狠踢满路碎石，咒骂不愿上山怯弱的计程车，才张口，就满嘴风沙的狼狈。

路旁狂舞的树丛，被风吹得弯腰驼背，时与峻峭的琼麻纠葛。文祥吃力地上路，往前三步，又得倒退一小步，非谦卑的朝山香客，如同海天灰濛的心思，则响起祖母叮咛：“住进山寺，佛土清净，就能用功读书啊……”

推开斑驳寺门，豁然一片花圃，条理着用心，素雅的佛堂，似清平的乡居，外头犀利风涛，隔绝于这净土殊胜外。

适逢晚课，文祥在佛堂走廊徘徊着，没有人前来理会！厅内一群浑然梵唱的尼俗，只有脸朝外敲击木鱼的女人，似乎分心，望了陌生人一眼。文祥饿得发软，祖母的话犹在耳际生暖：“说什么到了山寺，会受到宾至如归的招待，山寺的一切建设，皆是祖母慷慨捐助的。”

文祥躁急的少爷脾气，随时要发作，提起行装想下山，但前晚的家庭革命阴影，又令他犹豫。一阵纷落木鱼声后，沉闷的诵唱悠然停止，接着窸窣散场的走动，师父胸有成竹走出来，款

款地招唤：“阿祥，你才到哪！”

晚餐，满桌山菜，没有荤腥，文祥却吃下三大碗米饭，师父在旁看得宽心，就说：

“慢慢吃啦！佛祖慈悲，当年佛寺落成，阿祥你才六岁，日后你就不曾来过，你阿妈讲你太好命，嫌走山路辛苦。宰羊喔？佛祖渡有缘人，心志坚定者。读书也相款，你来山寺，把心静下来，好好自修，明年考上医学院，佛祖会保佑！”

文祥吃饱也听足，幼时记忆，师父肤白脸光亮，天真的他，问着祖母：“当尼姑有什么好？”祖母轻打他的头，正色的说：“师父有佛根，发愿渡众生。”而十几年后，在黯淡灯光下，文祥发现师父的脸，如蚯蚓爬行过的水田。

当晚，文祥学着摸黑上厕所，而长蜥蜴横行，吓得他二三下就解决大事；在浴室里，练习从大水缸舀水洗澡，但无法冲净身上皂沫，索性就跳进缸内。山房简陋，令他怀念家里现代化的享受，师父只告诉三餐的作息及起居的位置，就不再招呼他了，还说招待周到？

在房里，文祥把书及衣服置妥，才九点左右，山寺除了呐喊的风号，人迹已静寂。楼上的禅房，只住着文祥一人，心想佛门圣地，没有魂

鬼作怪，清澹了幽冥，就下楼。轻叩师父的房门，文祥想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师父却回答说：“已代劳了，安心念书吧！”

文祥深觉已被刻意隔离了尘世，失望地走回房间，在楼梯转角口，那位敲打木鱼的女人，喑哑地闪出，消失于浴室的方向，令文祥呆愣了好一会。

昨天体力的透支，使文祥熟睡，晨光灼烁，少层窗帘，逼人乍醒。

来到膳房，饭菜都凉了，文祥想到家中的土司热牛乳，胃口都没有了；倒是昨晚的那个女人，又出现在厨房，很快煎好荷包蛋，端过来，冷冷说：“趁热吃！”

天空澄蓝，风暂且细语，而伯劳鸟聒噪，草香泛滥，皆令城市人贪婪满怀。文祥吞下煎蛋后，迫不及待来到禅房，一进门，面壁的师父，背部长有眼睛，已出声：

“阿祥吃饱噯？我交代师姐每天早上煎蛋，给你补营养。阿弥陀佛，佛门不杀生的。”

“师父，我打算只住一个月，偶尔吃素，也是件好事。”

“憋屈哩！才上山，就想下山的日期，这里不是避难所，是收心清静之地。虽然你爸爸作法有点过分，也是为你将来设想，厝里大间的综合医院等你去继承……”

山寺是林家宿命敬天的依归，师父亦师亦友的角色，是最佳的咨商对象。文祥的父亲，每天有看不完的病人，母亲又长期居留美国，照顾“小留学生”的弟妹。医院丰硕收入，累积称羨的财富，却使亲情支离分散；文祥有花不完的零用钱，但穷困了天伦的欢叙，唯有老祖母的唠叨、相依。

所以，文祥恨家里的药水味，冰冷地板，理智的生老病死；他憎恶那洁白外表，隐藏冷血的酷情，父亲只是赚钱的机器。在这次大学联考，文祥故意填错志愿，考上了农学院，不甘雌伏的父亲，硬替他办理保留学籍，把他禁足在家，折腾几个夜晚，倔强的老爸几乎向他下跪，母亲也在国际电话大费口舌。

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文祥暂时妥协，接受祖母的苦劝，先到山上避静再说。对宿命抗拒，他没有把握，勉强应对：“师父，我试试看！”禅房只有花瓶上的黄菊，有了色彩，也只有师父的慈

晖，显出生气。

熬过适应期，文祥渐渐按照计划念书了。父亲来过电话，那头嗯嗯权威，令他沉默领受，想顶撞，但师父的禅房令他内敛。倒是祖母每天中午的来电，仿若饭后一道甜美的点心，毕竟祖孙长久的连心蛰守。

山寺、师父外，还有三位比丘尼，及八九位寄居的老妇，除了早晚课，平时静得出奇，已成鸟雀的世界。文祥的直觉，那位女人似乎也来作客，但三餐却由她料理；今午，没见到她的人影，文祥就少吃半碗饭。傍晚时，文祥在房里困惑DNA及RNA的遗传基因，晚课传来木鱼直落，他已没心思看书，急奔下楼，躲在树丛，望见那位女人，如昔的位置，相同的手势；当晚，文祥又回复正常食量。

清夜被海上推来的云层吞噬，风撼夹雨，气温猛降，文祥喜欢这种天气，奉命读书，仿如上战场的悲歌。突然，那位女人悄悄推门而入，从袋子取出阿华田、糖、电壶，置在桌上，冷冷的说，“不要再跳入水缸里洗澡。”好像未曾来过，又消失了，被温暖了心的文祥，觉得在梦中！

文祥已习惯山寺的作息，早课是起床号，白

天排满功课，黄昏才有空闲散步。落山风于午后就增强，山寺有岩石屏障，寺内暂且苟安，所以文祥活动范围被围限着。偶尔情绪低潮，想着那群死党朋友，已享受新鲜人的欢愉，他却隐居此地，落漠、孤寂！唯有考上医学院的目标，没有七情六欲啊！师父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坐冥思，文祥有时闷寂难挨，愀然下楼，但一望师父磐石般入定，令他自我提升，又上楼了。

平常在花圃的天井旁，晒太阳、摆话题的老妇们，知悉文祥世胄的身分，则自卑得不敢造次。在饭桌上，文祥常主动提起话题，就令她们受宠若惊呢！虽然，文祥已习惯别人对他的谄媚，事实上，他充塞着空虚、发霉。

乡愁、淡淡自清，读书进入轨道，文祥心情已明晰沉静；而那位女人终日穷忙，烧出可口三餐，如能干主妇出自一辙的细腻，文祥一有空，就眷念她那长年一袭灰白衣裙，长过膝、掩至手腕，找不出情欲的痕迹。

睡梦中，都市的女友前来相会，醒来时，被单已湿了；熬至天亮，文祥决定快速掩灭这自慰的鲍肆。起床、褪下被单，提着水桶，来到浴室；